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七

宋 王欽若等撰

帝王部

尊號第二

憲宗元和元年十二月甲戌宰臣及百僚表請上尊號  
曰文武聖德皇帝不許

三年正月癸巳御宣政殿受徽號曰睿聖文武皇帝王  
欽

若等曰本史闕  
羣臣所請之文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一

十四年五月丙申中書門下率百僚上表請加尊號曰  
臣聞惟帝之尊不言而理惟天爲大無得而名所以舉  
鴻徽昇大號者尊乾坤之心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  
下璿樞御柄氣母躋神總三靈以紀元宅萬國以鋪化  
霽日出海榮光照天煙霞變舒草樹動色夫纂大寶者  
重光之德崇張帝圖者屬統之功盛十聖儲祉貞明下  
土一天鏡開引耀幽蟄此臣所以稽衆心而窺景鑠者  
也臣聞孝於其父則導善因心忠於其君則望美終日

蓋性本於內義激於中將曲成以無違期取實而不苟所以然者陛下粵臨宸極十有五年道本至公誠深馭朽有盡下之意無自我之規以喜怒之氣調陰陽之德比類百則有帝堯之聰明周旋一心秉神禹之恭儉繇是朔陸之克以謀勝庸蜀之虜以刑誅徐夷之固以德歸吳寇之強以氣滅茂昭以二郡至弘正以全部來幽鎮無聲滄景交代至若從史執縛宗奭明刑語於大朝斯爲細事項自淮淝稔禍海岱奮妖歷五聖而不龔稽

四紀而負固陛下英威電斷睿略風行決取必於天心  
示不疑於輿聽此忠賢所以盡力猛毅所以捐軀一舉  
而元濟受擒再動而師道傳首地維自正天下一家六  
十餘年不聞此事野老擊壤仁風扇和巍巍成功蕩蕩  
區域遠可以比崇於唐虞軒頊近可以不顯於高祖太  
宗且玄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寶十三年四十年間六上  
徽號今陛下發揮玄祉燁赫洪猷據積憤於祖宗駕千  
齡於天地飾文武之氣象納廣大於昊穹澤及隱微仁

需動植圓方不足稱其遠辰象不足契其明瑞舞神魚  
祥升鳴鳳若不駿尊大號仰陟崇名豈非臣下之慝與  
臣等是以夕惕夙夜翕肩累息上探元命下採羣情不  
勝懇戴誠願之至謹上尊號曰元和順天應道聖文神  
武皇帝以崇莫大之業以配無為之功伏惟陛下奉順  
人靈俯從公議鑒深誠於億兆顧景貺於神祇顒顒四  
海孰不踴躍帝咨詔不許表四上從之七月己丑御宣  
政殿羣臣册上尊號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辛卯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僚請上尊號表曰臣聞上帝至尊也其名有九所以顯高明之位西方大聖也其號有十所以旌神化之功王者提寶運而光宅握瑤圖而首出必建徽號以稱鴻猷斯乃臣子之誠有所法則天之所與不可辭讓伏惟皇帝陛下欽明御歷神武纂戎挺上聖之姿撫中興之運鼓雷霆而清八極懸日月而照九圍粵若祇事郊廟敬養長樂大孝也省刑責已偃革息兵大澤也慶雲見甘露降羽

毛呈瑞草木發祥天符也億兆歡心而太和蠻夷蹶角  
而威服人瑞也祖宗未賓之地帝王不收之眚皆勿耀  
天威獨運聖算未嘗血一刃勞一夫文軌罔不同桀鰲  
罔不化則軒有版泉之戰堯有丹浦之征求之往籍彼  
宜慙色陛下有格天之大勲動天之大德徽烈已冠於  
前古而稱號猶抑於當今凡在朝野敢不知罪臣等不  
勝大願伏乞廻天眷啓宸衷擇吉日崇徽號塞人祇慊  
慊之望合夷夏顯顯之誠制答曰朕以菲德初承大寶



嚴恭夙夜脩己臨人燭理未明舉政多闕雖展郊禋之禮或稱瑞應之符而俗尚凋訛人未康乂所患德之不立豈患名之不尊至於北狄求和西戎即敘南越投戈而率化西戎繼踵而來王不俟七旬之期自銷積紀之弊此皆宗社垂裕公卿贊謀之力也朕何有焉遽議徽名深懼未稱卿等志思將順誠切致君宜體至懷勿徇虛美表四上從之七月壬子御宣政殿受冊文武孝德皇帝尊號

敬宗寶歷元年四月丙寅宰臣等抗疏請上尊號不許  
自此累獻四表詔方從之癸巳御宣政殿受冊文武大  
聖廣孝皇帝尊號

文宗太和六年正月辛亥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請上  
尊號詔答不許甲寅再上表曰伏以昭闡大猷崇建明  
號爰自列聖實從人心或不踰於一二年或至於再三  
冊伏惟陛下握乾符而執左契掃氛祲而廓夷途時清  
俗平世更於七足以光寶祚暢洪徽追成規崇典禮而

况百靈效祉庶績其凝祝告玄穹孝光長樂慶澤躋天  
而接地仁風輝古而映今休禎見於星雲嘉瑞洽於禽  
草英聲騰軼於八表和氣旁達於九圍而乃尚執勞謙  
未允誠望凡在臣庶實所張惶夫無爲而理者不在於  
去名稱在於遂萬物之宜曲而成之者也恭默思道者  
不在於變典冊在於天下爲公居而不有者也故曰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然則王者舉措有法弛張隨時伏望答上帝乃眷之懷

副下人傾心之望略撓謙之小節奉祖宗之舊儀臣等  
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伏乞仰遵  
成式俯順羣心命有司擇吉日光膺盛禮允答天人天  
下幸甚詔曰朕以否德纂承睿圖業業乾乾懼不克荷  
是用法天地無私之道以成化象日月無私之照以燭  
幽慕唐堯虞舜之爲君繼貞觀開元之致理朕以夕惕  
宵興不遑暇逸冀將紹復聖哲保綏華夷至於洪名尤  
不輕議尚未審度豈可屬心卿等台鉉重臣翼宣元化

宜翊朕志臻於緝熙今陰雪傷和尚資寬宥乃以文武  
至德加於朕躬省視奏章難從虛美宜斷來表深諒予  
懷庚申表三上詔答不許

七年十二月甲午中書門下請上尊號表曰臣聞自古  
帝王之有天下也必建崇名立徽號號者功之表名者  
德之光所以配天立極傳於億祀表功明德示於四方  
伏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業隆大寶總道德而施教法  
陰陽以為心雖日昃忘勞之規御朽興念之戒身衣弋

緝之儉乙夜觀書之勤斯皆前代之令猷而哲王之懿  
範有一於此則爲聖明陛下摠而行之孜孜不倦而又  
抑退浮薄崇獎貞廉必齊素厚之風每尚儒學之本端  
靜邁於時俗孝愛浹於人倫掃滄景之妖兇定羌蠻之  
倣擾去華尚樸先自六宮端本澄源行乎四海近者早  
暝偶告時雨稍愆陛下切納隍之憂深在予之責德音  
纔發靈貺已隨變厖消災有如影響熒惑受制以軌道  
壽星叶紀以揚光品彙昭蘇風雨時若玄功之化覆載

同和涵育之仁肖翹皆遂干戈載戢華夏以清自三代  
以還仁明聰聖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而自龍飛代邸  
將及十年聖德咸通洪名久曠何以彰祖宗之盛烈副  
億兆之懇誠臣又聞行過乎恭自非中道名以出信斯  
蓋格言使尊稱抑而未揚大典闕而不舉天地之符未  
答神祇之望莫申臣等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太和文  
武仁聖皇帝伏惟誕膺丕典永峻鴻猷葵藿纖誠庶傾  
心於迴照犬馬微志獲蹈舞於康衢無任悃屏營之

至前後凡四上表詔答不許宰臣以帝臨御八年請加徽號適有五坊中人薛季稜自同華迴因奏闕輔村閭百姓凋弊帝歎曰近甸今歲小稔人尚如此况江淮水潦之後流離疾苦未有弭災援溺之術焉可虛飾鴻名以自尊大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由是宰臣不敢復請開成二年二月自朔至晦方岳之臣請上尊號者二十二道或至再請者皆詔報不許

武宗會昌二年四月乙丑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德裕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戊寅御宣政殿受冊

五年正月己酉朔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及  
文武百官太常卿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等奉玉冊玉  
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初徽號內無道字有中旨令加之中書奏曰伏以軒居  
崆峒堯期姑射未有不心遊至道而能功濟生靈暨漢  
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太康開元中玄宗經

始清宮崇追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  
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遵開元之故事進道不  
貴於拱壁澄心已得於玄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  
躋於漢武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  
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貴  
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壬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  
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

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庚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杜  
悰率百僚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十二年正月戊申宰臣路巖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睿  
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御含元殿受冊

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己丑宰臣崔彥昭率文武百僚上  
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御正殿受冊

光啓元年五月宰臣蕭遘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至德  
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大赦

昭宗大順元年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賀宰臣百官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大赦改元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三月庚辰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表曰先以中外同詞華夷叶慶敬遵往制特上徽名天睠未回王言疊降過持謙柄尚拘羣情將永顯於洪休須再陳於丹素伏以皇帝陛下中興纘祀下武應期務實去華還淳返樸有聞善必行之聖有無幽不燭之明以神武戡定四方以文德

懷柔八極惟恭與孝繼祖承祧臣等考尋帝載奉揚休  
烈請上尊號曰聖明文武恭孝皇帝約就望而臆譚堯  
德叙聲身而首贊禹謨此際陛下以郊禋未展於泰壇  
帝饗未修於清廟易水之殘妖未殄江陵之闔境未寧  
堅違丹赤之誠更待和平之日今則乾坤大定書軌混  
同北暨幽陵南窮丹徼東踰滄海西越流沙率梯航者願  
布腹心俟干羽者已陶聲教園丘報本顯陳燔燎之儀  
宗柘告虔親奉雲韶之薦而况萬邦胥悅百穀順成天

垂上瑞之文人樂由庚之化雞竿作解風紀維新野喧  
擊壤之歌兵入橐弓之詠人祇訴合日月重光明哉康  
哉美矣盛矣臣等生逢景運仰纘丕圖曲將億兆之心  
虔貢再三之請冀茂實永光於圖史徽猷式冠於古今  
上契天心下從人欲凡厥臣庶恭俟允俞詔曰朕顧惟  
涼德獲紹丕基賴心膂之訏謨繫股肱之寅亮懼難負  
荷嘗勵齋莊惟誠荒寧敢自滿假卿等謨猷迭著翼亮  
彌勤遽以鴻名將加眇質雖驗忠貞之懇誠非謙慎之

懷往年繼上封章累增宣達近者告虔宗廟展禮郊丘  
皆輔弼之盡心亦纘承之常道縱頻摧北虜烽燧猶存  
雖稍靜南方車書未混至於年穀豐稔皆繇台輔變調  
豈予冲人當斯盛美爾宜明予畏相體朕師臣勉務弼  
諧無忘裨救堯舜禹湯之大道足可敷陳聖明神武之  
虛名無煩往復諒茲深意即斷來表章三上從之

四年六月丙午宰臣馮道文武百僚拜章請上徽號內  
加廣道法天四字曰臣等聞乾文上布嘗居莫大之尊

坤體下凝克闡無疆之道以是發生悠久亭育運行人  
識玄功遂配高明之號世祥陰德爰標博厚之名皆彰  
得一之靈盡合通三之稱帝王繼統古今同符皇風愈  
至於治平羣願並虔於將順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  
皇帝陛下乾坤正氣日月並明千年膺出震之期萬乘  
發承祧之日寬仁大度映惇史於前王儉德淳風契徽  
猷於太古而自削平多難纂紹洪基視兆庶以如傷致  
八紘之不變蠻夷率服稼穡豐登普天揚溢美之聲當



守固持謙之旨夙堅衆志久抑鴻名洎展禮祖宗告虔  
天地乃從人而降命獲奉冊以陳誠紀述聖謨但務屬  
詞之實申明拜典方諧得理之宜郊祀以來日新其化  
四年益理九土咸寧惡黨挺妖仗天威而悉殄遠藩效  
順感帝德以皆來塞外休兵域中無事保深根而固蒂  
延地久以天長臣等輒據羣情虔徵故事合增加於徽  
稱免漏略於宸猷伏以道爲廣大之宗天布生成之惠  
仰惟一德宜揔二名臣等伏請於尊號內加廣道法天

四字庶得彰明典禮共傾翊戴之心輝煥簡編求表雍  
熙之運詔答曰朕猥以眇躬虔承丕構統臨區宇綿歷  
星霜九有所賓萬務思治鑒往代興廢之本稟前王嗣  
守之規馭朽索以兢懷攬宵衣而惕慮顧惟寡昧罔敢  
怠荒而猶帝道未臻皇猷罕著至於五兵銷偃九穀豐  
穰內繇調燮之功外假勲賢之力豈茲涼德擅彼徽名  
今則漸冀小康將凝大化諒繫台輔俾契混同何乃遽  
貢飾辭爰加溢美乍披來奏深匪素懷致君不在於斯

文尊主寧勞於懿號未若罄舟楫濟川之業竭股肱宣力之誠使化被八荒澤及四海武功文德感叶於休期君賢臣忠永標於良史今茲來請具驗乃心徒切嘆嘉必難依允所上尊號宜不允表三上從之

八月丁未帝齋宿於明堂殿之寢室戊申被袞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僚朝服班於位攝太尉馮道進玉冊攝中書令劉昫讀冊戊申宣赦畢帝移御榻臨殿檻親慰勞百姓先是積陰旬月是日景物廓清帝甚悅謂范延光

等曰予之不德兩增徽號卿輩輔相之效也

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傘扇者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周太祖廣順三年十月甲子南郊大禮使中書令弘文館學士齊國公馮道率文武百僚諸道節度使內外將校官吏耆老僧道等上表曰粵以惟帝事天惟臣奉主

就陽展禮一人虔報本之心揆德弘猷萬國切歸尊之  
願載揚明號思稱洪休瞻旒冕以獻言望昊穹而垂允  
臣等頓首臣聞德所以誕敷四海名所以馳譽萬邦苟  
黼藻之頌不傳則就望之容何著故質文迭用賓實相  
符禮有常尊臣子合遵於舊典功無與讓君親當協於  
至公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純德受命弘要道於天  
下暢貞風於域中通達無方淵源不測此所謂聖以合  
道也外宣百度上法三光銅渾昭乾健之規玉燭朗陽

舒之景無幽不燭有感皆通此所謂明以燭遠也至如  
用姬公之典以御十倫敬孔子之祠以興四教觀書乙  
夜徇鐸孟春遠服殊鄰王道無偏而蕩蕩親平判壘天  
網不漏而恢恢虜帳以是魂銷并土以之脅息此所謂  
文以興教武以宅功也又若煦嫗萬物昭蘓九圍協天  
載以無聲恢帝猷而有截涵如東海固比南山此所謂  
仁以阜成德以順正者也皇帝陛下聖廣造化明均照  
臨同文班黼黻之章常武蓄雷霆之勢仁兼孝以並率

德與道而相權摠集衆方光揚茂實臣等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恭惟雍熙之代開泰之  
朝君臣崇相正之規天地無不交之象書曰一人有慶  
當皇極之盛隆詩曰萬國作孚在鴻名之遠逮臣等幸  
逢景運獲事朝廷表端揆而列羣司各承豐澤章至尊  
而舒盛德敢忘前規瀝懇傾輸望恩俞允詔報曰眇覲  
前王德之盛者或弦弧剡矢去天下之暴或手胼足胝  
服四載之勤德普施於民而民不知其力蓋為而不有

建之若偷巍巍聖功曾無稱號苟異於是孰不近名朕  
歷數在躬艱難承統莫識三皇之道徒知萬乘之尊至  
於翼翼小心孜孜庶政推誠待物損己益人上帝佑予  
於茲三祀日慎一日無德可稱夫五禮交脩四時不忒  
振頽綱於會府致函夏之小康斯乃公輔庶臣舉職之  
明效也七德訓戎四鄙不聳執干戈而衛社撫封域以  
安民此又勲臣將校爲時而宣力也至若蟲螟消殄風  
雨不愆歲比豐登民躋富壽茲乃乾坤育物宗社貽休



敢貪天功以爲己力而公卿協議中外同詞詣闕拜章  
增子美號雖爲臣之義將順則然諒愛君之心殊不在  
此朕顧寡薄非所宜當即斷來章無至固執所請宜不  
允表三上從之

冊府元龜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帝德

自古王者受命以有德而後昌也書稱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若夫創業之后天下樂推守文之主人欣戴何哉蓋聖人以順動則悅隨暨聲教則咸服者也昔三皇無為而化五帝垂拱而治巍巍蕩

蕩無得而稱顛顛印印恭已而化三代而下百王以還  
雖教成之蹟不同而君民之德可舉莫不合天地之大  
齊日月之明表正萬邦輝映千古是知貴為萬乘富有  
四海在乎以百姓心為心萬物利為利無私之道不宰  
為功加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得以垂無疆之美也  
黃帝軒轅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年踰十五則聰明心  
慮無不狗通矣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既為天子置左右太監監  
於萬國萬國和而神鬼山川封禪以為多焉

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

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

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流沙在張掖延居縣東至於

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

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

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

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譽溉執中而徧天下既古

字作水傍徧  
字一作徧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

帝堯陶唐氏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舜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

人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

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禹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

及廣遠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帝舜虞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者四嶽咸

薦虞舜堯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將

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大重合於堯俱聖明

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孔子曰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

爲舜乎

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不肖皆能行之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

又曰

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

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

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

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不厚其子

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諸侯位也耻費不爲辭

甫刑

費出空言也實謂貨財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



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

德所威則人皆

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寵之言得人也

夏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

爲律身爲度

以身爲法度

稱以出

出一作土

疊疊穆穆爲綱爲紀

帝堯使禹爲司空勞身焦思居外十二年過家門不入

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力於溝洫

方里爲井井間爲溝十里

爲成成有溝洫溝廣深四尺洫八尺也

作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

敷於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又禹立三年百

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言百姓効禹爲仁非本能仁也遂猶達也

禹治水敷

土其德能大中國

作大夏之樂

殷湯出見野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

事具帝王仁慈門

諸侯聞

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湯舉伊尹任以國政既踐天子

位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即位奉天無私故詩曰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於九圍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

也不生資財貨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懋勉也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

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言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

良則遂之明王之道

又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

民允懷

言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之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又曰肇脩人

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

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

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皇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爲天子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撫民以寬政放桀邪

虐湯之德

功加於時德垂後裔

言立功于當時德澤垂及後世

又曰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其德能護天下

故作大護之樂

周文王在母不憂

體不變故不憂

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父不

怒父謂王季

既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

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

多歸之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皆讓畔

民俗皆讓長

事具帝王創業門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云

西伯蓋受命  
之年稱王

武王伐紂以除其害其德能成武功故作大武之樂

漢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  
作業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  
卒見之如舊

惠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  
叔孫通之諫則瞿然諫複道乘衣冠道也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對循高  
帝制度  
可謂寬仁之主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措置也幾近也言天下死罪人不過數百也

十三年詔曰

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元帝寬弘逮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成帝爲太子時寬博謹慎初居桂宮

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

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門樓下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

不敢絕

馳道

馳道天子所行道若今之中道絕橫度也

西至直城門

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也得

絕乃度還入作室門元帝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元帝大

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及即位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不內顧謂儼然端嚴不回視不疾言者爲輕肆也不親指爲惑

也下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後漢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

宥其小失

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大

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  
無誅譴者帝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  
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中幸章陵觀田廬置酒  
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帝之少  
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  
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  
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

十斷



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世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章帝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

樂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魏文帝稱

章帝長者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

晉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謙正未嘗失色於

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靖四方

明帝爲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峤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  
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於  
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即位聰明有機斷尤精物  
理於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  
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  
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

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簡文帝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

孝武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即位時年十歲至哺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嘆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

恭帝爲瑯邪王輔政安帝既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後魏道武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太宗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元明道武長子明徹寬毅非禮不動道武甚奇之太武聰明大度意豁如也

獻文聰敏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

孝文敦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赦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  
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  
暑爲倦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  
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  
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  
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  
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損民力

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  
其直稻梁無所傷踐太和十七年南伐太尉不奏請以  
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帝愛竒好士情  
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賞寄以布素之意脩然玄  
邁不以世務嬰心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侍郎郭  
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奢  
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豈非景  
行之謂

後周太祖性好樸素不尚虛飾嘗以反風俗復古始爲  
心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  
物

明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

武帝初爲大司空甚爲明帝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  
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明帝每嘆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及即位勞謙接下自強不息征伐之  
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伐齊將戰有司請換

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故能得士卒死力

隋高祖初入太學深沉嚴重雖至親昵不敢狎侮外質  
木而內明敏有大畧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  
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  
舊臣帝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朞月克定三邊未及  
十年平一四海

唐高祖七歲襲爵唐國公個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  
直無所矯飾志畧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



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之卧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吝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未嘗限以文法繇是銜命畢力向義者如流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撫降有自遠至者皆爲之加禮貴臣嘗引升御榻辭意款昵言必稱名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嘗從容謂侍臣曰隋煬帝時遣左右覘察得失

朝臣戰懼咸不自安君臣一體豈當如是

太宗始自襁褓視瞻舉措有異於常尤為高祖穆太后之所鍾愛每將隨從不離左右踐祚之始霜旱為災粟價騰起突厥侵抄州縣騷然帝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為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分遣旌旄撫臨戎狄未幾單于面縛葱西肉袒榜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疵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戶不閉囹圄嘗

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歛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唯須守此成功以養百姓又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椽增一瓦人足競踐良工揮墨搖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慕竒功變法制不常其德必致勞擾又嘗狩於驪山帝登山頂見圍斷絕顧謂從官曰此山險絕馬路不通攀緣危澗人亦勞止若依軍令闕圍有罪

朕為萬姓主不可登高就下察人之過乃迴馬避之又嘗謂侍臣曰傳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朕今每事繇己誠能自節豈獨百姓不欲而必順其情但四夷不欲亦能從其意耳又嘗征遼將發定州詔以宮女十人從司徒長孫無忌表請陛下躬自度遼天下兵符及神璽悉從宮女減少將委官人天下觀之以為陛下輕神器帝曰度遼者十餘萬人皆離家室朕將十人猶慙太多夫自厚其身必勞百姓十人以主璽符足可不任官人朕

心已在言前無煩公重請右衛將軍陳萬福違法取驛  
麩數石不欲加罪賜麩以媿其心帝威容甚肅百寮進  
見皆失其措帝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使  
得盡言嘗謂公卿曰朕見煬帝多忌朝臣不語非所以  
待下也朕欲上和下睦君臣一體遂語百寮曰午事隙  
各歸第所有情好任其往來虛懷博納不欲見人之短  
又謂羣臣曰朕比許上封事者欲知國家臧否政教得  
失而無識人因此兼言公等憊過朕皆棄而不覽想不

以懷疑

玄宗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寬仁孝友識度弘遠英武果  
斷不拘小節

肅宗始五歲聰明秀異及長英睿有謀畧仁愛孝友得  
之天性有檢制規矩臨事立斷應若雷霆

代宗天縱聖德仁孝友悌至性過人聰明神武寬而能  
斷碩量洪深喜愠不形於色自幼好學樂善強記及長  
博通經籍尤精易象而溫恭簡敬動必繇禮及即位取

則二儀推誠萬方含弘光大寬而能斷聖德在人而不  
有神功格天而不言可謂中興之主

德宗貞元中嘗謂宰臣曰先師有云居上不寬吾何以  
觀而今以後朕務行寬大之令百寮有才能行有不周  
者當棄瑕錄用無求備於一人

順宗為太子時於父子間慈孝交結無嫌每以天下為  
憂德宗在位稍久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  
則裴延齡李齊運常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狡險判度支刻剝聚斂自以為功天下皆怨怒帝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及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悚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外無敢救者帝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者帝之力也貞元中中官多詐稱宮市肆奪人物百姓怨苦帝嘗以為言德宗雖不能悉聽用而心益賢重太子未嘗假借內官顏色居東宮二十餘年天下陰受其賜



憲宗即位初昇平公主進女口十五人帝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其還郭氏京師士庶聞之者皆喜且相賀想望太平焉元和未光祿卿楊元卿奏曰淮西平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後勿復言

穆宗寬仁大度天資博厚喜愠不形於外元和未帝在東宮時侍讀諫議大夫韋綬奏帝學書至依字輒去其

傍人字臣問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豈合書之憲宗深嘉嘆焉

文宗初封江王在藩邸溫恭冲默好學不倦

宣宗每對臣寮肅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受而覽之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

昭宗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寔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

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

後唐莊宗便騎射膽畧絕人其心豁如也採錄善言聽納容物為晉王時躬親庶務每與賓寮參議以恤物為心視民如傷孜孜不倦嘗有疑獄法司以狀具聞帝猶慮獄吏榜笞誣枉覆訊曰非獄吏榜笞乎非勢門排陷乎點囚或誣調帝以具獄按格令條其罪以示之囚既俛首伏罪帝愍然謂之曰非吾殺爾爾當自殺每出於路遇飢寒無告者必駐馬臨問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

山林羣盜邑里酋豪皆革心從化各務生產屏出貪吏  
杜塞幸門登任循良振拔沉滯不逾朞月民俗丕變市  
無強賈路不拾遺閭里之間無復犬吠之警流傭畢復  
頌聲聞於道路三農稔熟上下翕然

明宗初為太祖親騎威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  
嘗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廉處靜晏如也太祖嘗試之  
召於泉府命恣其所取帝唯持束帛數緡而出

晉高祖性沉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之所行

事初為太原尹未嘗有絲竹滋味而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稼穡及刑政得失幕客常俸皆曰但使人輦青白銅錢給之常俸之外優以品食但日在公宮不許遊適士人亦傾心自効無所倦焉

周太祖性聰明凡軍志政經深窮肯綮人皆服其敏無以過之

世宗幼而英悟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辯高譚詞理鋒起故時人

多之及即位與侍臣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因喜賞人也



冊府元龜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功業

春秋述七德之武周官著九伐之法蓋夫有天下者未嘗不繇嚴師律廣行威罰以成乎善志而式隆大業者馬三代之後賢王踵武丕承基緒以御諸夏或乃獷俗弗率倣擾邊鄙敵國拒命毒痛齊民以至巨猾猖狂連



羣而為盜兇黨跋扈逆理而自安繇是申命將帥恭行  
討伐式遏亂畧震耀皇靈用能興衰撥亂宣威昭德推  
亡兼弱闢壤地以益國綏懷荒服遠通驛候而置吏邊  
陲增保障之固文軌致混同之盛至若躬聖哲之表參  
締構之謀履艱危之運著戡定之績豈止謀成帷幄授  
律之允臧蓋亦身先士衆大勲之克集者也

周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名穆公虎平淮夷其詩曰徐方  
既同天子之功

漢武帝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瀧水

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為

名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甲越人歸漢者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皆將罪人

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人

亦越人

別將巴蜀罪

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十月平之

事具征討

門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

日南九郡初馳義侯因捷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

旁國虜其老弱

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

乃與其眾

反殺使者及捷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

八校尉擊之會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

誅隔滇道者且蘭

言因軍行而使誅之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

牂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還誅反者

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邛笮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越

嵩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

都郡是年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明年冬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瑯琊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東西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大軍太康元年三月孫皓降收其圖籍尅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

後魏太武始光四年五月討偽夏赫連昌于長安六月甲辰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乙巳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神麤元年二月監軍侍御史安頡擒昌歸

京師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六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官及六府官

隋文帝開皇八年三月詔大舉伐陳十月命行臺尚書令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州宜陽公王世績出蘄春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洛鼓公燕榮

出東海合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  
按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九年正月陳  
國平獲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唐太宗初為唐國公子隋末羣盜蜂起陰有濟時之志  
遂降節下士推財養客無貴賤咸能得其歡心至於羣  
盜大俠皆願效死及從高祖於太原與晉陽令劉文靜  
善文靜坐李密親繫獄帝乃就禁所與之言陰圖舉義  
於時百姓避賊多入郡城城中勝兵者殆將數萬人文

靜為令歲久知其豪傑又長孫順德劉弘基等避遼東之役皆隱匿從帝遊客甚衆於是密布腹心陰設籌策部置悉定即舉兵恐驚高祖欲以情告又慮不聽沉吟者久之未能決後因屏人白狀高祖大驚曰何意敢發此言汝留勿出吾將執汝告官因命紙筆即欲表太宗徐復言曰見天時人事如此所以敢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高祖乃言曰吾鍾愛於汝汝亦自知豈能告汝慎勿出口且去明日可更來太宗旦日復見辭情懇至高



祖不得已遂許以備王威等故猶豫未發會高祖被拘  
帝流涕言於高祖曰奉國事家惟忠與孝今國亂主昏  
盡忠何益破家絕祀非孝所宜事急矣便須早建大計  
功若有成當威加天下不成猶可山頭望廷尉豈宜大  
亂之時受執於單使而坐見夷滅乎高祖悅而從之兵  
臨發會事釋而止帝又說高祖曰晉陽者唐之舊國天  
之命我久矣今順天舉事誰謂不成且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臨機不斷禍必從之會劉武周作亂於是決策誅

王威高君雅首舉義師奉高祖為大將皆太宗之謀也  
尋率兵畧地進擊西河郡初至城下諭之不從因縱飛  
梯士卒爭上司法書佐朱智諍為內應遂克之獲郡丞  
高德孺數之曰卿見野鳥謬稱是鸞以諂時主指鹿為  
馬以致亡秦卿之類也義兵之舉正欲誅佞人耳於是  
斬之餘皆慰撫盡復其業百姓大悅更相賀曰所謂以  
義安天下此真吾君也自今之後其見太平乎師旋拜  
右領軍大都督三軍皆隸焉封燉煌郡公及義兵謀將

西上隋將宋老生頓兵霍邑屈突通鎮河東議者憚之  
帝笑曰天寶棄隋人孰能輔商周之不敵其來尚矣老  
生之輩當如我何億兆離心適足為吾擒耳及師次賈  
胡堡會霖雨糧盡高祖僉謀於衆將返太原帝進諫曰  
本興大義以救蒼生奮不顧身以安百姓當須先據咸  
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從之徒一朝  
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  
納促令發引帝遽將復諫會暝高祖已寢帝不得入夜

漸久遂於外號泣聲聞於內有命引入問其故對曰今者兵以義動進戰則尅退還則散兵散於前敵乘其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並執於堡外矣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今請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敗在汝汝復何言任汝也帝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時方中夜帝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迴高祖乃令帝自為武侯將輕騎夜發前行及次河

東關中豪傑爭來附義帝請進師入關取永豐倉以賑窮乏收羣盜以圖京師高祖皆曰善帝以前軍濟河先定渭北畧地於三輔自同華幽雍吏人及賊盜爭赴軍門請自效者相繼不絕扶攜老幼滿於麾下千里之間軍糧日至收納英俊以備寮列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次於涇陽勝兵九萬胡賊劉鷄子擁兵而至未即歸款太宗親率精騎襲擊破之遂并其衆因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歸附之衆頓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

父老齋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並勞而遣之一無所  
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先是避盜入南山者襁負皆  
出軍中有列肆如都邑焉初帝之趣司竹也留劉弘基  
殷開山屯長安故城隋人出爭利縱兵擊却自是之後  
京師留守衛文昇陰帥精兵十萬閉門城守不敢拒戰  
帝進屯金城坊及大軍圍京城自朱雀門及倉城並帝  
所部連營以圍之京師平隋恭帝義寧二年以帝為光  
祿大夫唐國內史封秦國公會薛舉以勁兵十餘萬至

渭濱扶風危急太守竇璉請救帝率兵擊之大破其衆  
追斬萬餘級畧地於隴坻尋為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  
都軍屯西苑營於三王陵自三月至於四月而旋時京  
師新定李密尚強且事觀兵未遑決戰迺於熊穀二州  
置重鎮而還平定王世充之基始於此矣武德元年九  
月薛舉寇涇州帝發兵以擊之屯於高塘城深溝高壘  
相持六十餘日會舉死其子仁果嗣立并羌胡之衆尚  
十餘萬兵鋒甚銳數求戰帝按甲以待之賊糧盡中頗

攜貳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帝知仁杲  
心腹內離顧為諸將曰可戰矣因令行軍總管梁實營  
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  
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來攻梁實翼逞其志實固險不  
出以挫其鋒營中無水人馬不飲數日羅喉攻之愈急  
帝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  
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  
之右以先餌之羅喉併軍共戰玉軍幾敗既而帝親御



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暎望見復回師相拒我師  
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暎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  
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帝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  
直趣折塘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帝據涇水以臨賊賊  
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  
取馬帝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  
城自守帝具知賊中虛實將領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  
縱辨士諭以禍福城中震駭計無所出詰朝仁杲率其

將士開門請降師還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鎮長  
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宋金剛之陷澧州也兵鋒甚  
銳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澧二  
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遣中書侍郎唐儉馳下手勅  
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  
帝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  
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望風平殄武  
周克復汾晉高祖大悅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三年

十二月帝趨龍門關履冰而渡進屯柏壁於時大亂之後未有倉儲自河以東人情騷擾各入城壁莫有固志軍資糧食徵稅無所帝乃出教示其禍福令之所及爭采歸款自近至遠投附日多然後漸收其糧以濟軍事諸將咸悅遂養兵秣馬與賊相持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守不戰由是賊徒日蹙於後賊將尋相尉遲敬德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州帝親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追奔數十里尋相等僅以身

免悉虜其衆三年四月金剛絕糧而遁帝逐之於介州  
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帝遣總管李勣程璣金  
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親御中軍以臨  
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帝精騎三千直趣金剛賊衆  
大潰斬首三千餘級追奔數十里至張難堡有涪州行  
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據此堡望見帝輕騎而來初  
未識帝帝免胄曰我也堡人謹譟既而涕泣曰不圖今  
日生謁大王死無恨矣時金剛脫身北遁尉遲敬德退

保介州帝進軍逼之敬德與尋相王赤龍等率衆八千人  
來降武周大懼奔於突厥大軍進至并州偽僕射楊休  
念以城降悉復舊地突厥遣步利設及骨咄祿勤來會  
於是大饗將士高祖遣蕭瑀就軍拜益州道行臺尚書  
令五月帝發并州仍以旋師平夏縣歸而獻捷高祖大  
悅即奉詔以陝東道行臺總率諸將擊王世充於雒邑  
七月發京師自關東州府鎮兵馬咸受節度師次穀州  
王世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帝率輕騎挑之相遇於磁

澗既衆寡不敵加以溪谷路險被圍數里進退阻絕衆咸大懼帝引弓馳射皆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頌賊乃退帝徐還犯冒埃塵見者不能識軍中自相拒抗帝免胄以示衆方得入營旦日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帝舉麾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於天寧濟億兆王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枉殺良善恣其淫酗國家為百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爾軍容脩爾器械立勲立效躬行天討敢有犯命者斬無赦於是自穀

州營於磁澗密遣黃君漢夜從河中下舟師迴襲雒城克之因置兵為守以斷河橋王世充遣偽太子玄應率諸驍將盡銳攻擊而校尉張又等七十餘人戮力拒之會帝發兵來援賊衆乃退世充北路既斷自河以南城堡並相次歸降九月又移營屯於孝水分命諸軍進屯北邙連營以逼之帝以五百騎先觀戰地卒遇世充將萬餘人帝進擊其騎破之又衝步卒出其陣後以大羽箭射之死者相繼賊皆披靡亦會衆軍繼進合擊遂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大將軍陳智略世充僅以身免  
偽營州總管楊慶遣其兵曹劉敏行間行乞降請兵應  
接帝遣總管李勣等率步騎數百自陽城迎之時偽太  
子玄應先將兵在滎汴之間聞勣兵至遽來邀戰勣擊  
却之乃夜令郭恪與偽滎州刺史魏陸書喻令歸國陸  
許諾陰從東都城內送其父母出赴大軍以自取信玄  
應遣偽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陸詐病不出召志入遂  
擒之即以城降陸仍遣志詐為玄書傳其東道兵馬令



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執刺史王要漢令圖慈寶傳首  
大軍玄應既見諸州相率歸國繇是大懼奔還東都李  
勣乃得安慰東夏於是偽蔚州總管時德叡伏州刺史  
王孝矩袁州刺史楊承先封州刺史郭神會行軍總管  
武賈等并首尾來降世充東道糧運自是而絕於是分  
遣總管史萬寶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圍河內王君廓  
屯碓口將趣成臯偽驍將單雄信裴孝達等與總管王  
君廓相持於碓口帝親率騎五千以援之次轅轅雄信

聞而退走君廓追敗之世充以兵二萬攻我孝水堡帝  
率騎擊之斬首數百級於時出師日久士卒思歸總管  
李安遠劉弘基李壽等皆勸班師帝曰今者興兵正欲  
一勞永逸東道諸州望風歸附雒陽孤城何能久支功  
在垂成勢同沃雪何乃棄之而去非計之善者乃令諸  
軍曰世充未破師必不還更有請班師者斬衆心乃定  
帝與世充書諭以禍福不答羅志信取其千金堡帝令  
屈突通守之世充自來攻帝以兵赴援表裏奮擊世充

大敗俘斬六千餘人幾獲世充偽鄭州司兵沈悅以武  
牢請降將軍王君廓夜應之自水門入擒其偽荆王行  
本遂取而守之會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救帝破之於滎  
陽建德築壘於板渚帝屯虎牢堅壁不與戰相持三十  
餘日五月有自賊中來者云建德伺官軍芻盡必牧馬  
於河北因襲武牢帝聞之遂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  
勢觀兵而還因留馬以誘之是日晚至武牢詰朝建德  
果悉衆而西陳兵於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陳於淇南周

亘數里鼓譟建德遣兵涉汜水帝令總管王君廓以少兵擊之待河北馬渡方欲與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人皆坐列又爭飲水帝乃令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誠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遂巡欲退帝曰可以擊也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帝先登以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帝率史大柰程璿金秦叔寶宇文敵等纏

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衆乃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餘人擒建德於陣介夫致之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聞獲建德竟如汝所料畫策者雖吾平定者汝也吾聞黃河千年一清乃當今日汝功一也隋氏分離峭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汝功二也兵既克捷更無死傷無媿為臣不憂其父汝功三也吾今開懷抱養蒼生盡其天年心無外慮汝功四也既而帝從河南路還大營經世充鞏縣及偃師

故城爭來投於是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以示世充充聽其言而泣於是素服率其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罪帝接之以禮世充俯伏流汗帝謂之曰卿嘗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過乎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東都布兵守捉軍令齊肅莫敢有犯明晨入據宮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府庫一無所取令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收隋圖籍詔誥已為世充除削一無所獲其城中文武與世充原同謀惡者誅之枉見囚禁者釋

之非罪誅戮者祭之葬之官人百姓皆荷再生之恩矣  
師還羣臣以帝功絕常倫請加殊號高祖以帝為天策  
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  
二萬戶通前三萬戶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雙  
黃金六十斤前後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  
未幾竇建德舊將劉黑闥舉兵於湘州帝總戎東討五  
年正月進軍肥鄉相持兩月黑闥率步騎二萬南渡雒  
水結陣而至帝遣輕騎當之賊皆殊死戰於是親率精

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卒自午及昏戰數合  
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數千人黑闥與二百餘  
騎北走悉虜其衆時徐圓朗阻兵徐兗帝進師圍之會  
奉詔馳傳入朝因令巢刺王元吉以師濟河太宗至京  
師論攻取之勢高祖大悅復令馳詣黎陽與大軍會遂  
趣濟陰平圓朗十城聲震淮泗脅杜伏威令其入朝河  
濟江淮盡定遂班師六年突厥寇馬邑帝北伐至并州  
突厥以馬邑歸國遣使和親置屯田於并州而還七年



幸仁智宮時寧州總管楊文幹舉兵作亂寧州人杜鳳  
詣宮告變帝率衆討之師未至而兇徒震懾文幹為其  
麾下所殺於是突厥數為邊寇人或說高祖曰突厥頻  
寇關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  
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  
踰南山以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焉隱太子巢刺  
王及裴寂並贊成此計帝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華自  
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並罹其難未聞遷徙都邑今陛

下聖明總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之  
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維尚使胡塵不息遂  
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効取  
彼頡利以謝中州不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頸何有遽遷  
都邑快敵國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高祖大笑曰  
吾家千里信不虛也於是遂止是年秋突厥二可汗舉  
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帝受詔北討巢刺王元吉  
隸焉初關中霖雨至是大水運糧阻絕士卒疲於征役

甲仗不能堅利而突厥大逼舉朝危懼高祖獨特帝妻以捍禦既而器械不足以當敵城池不足以據守帝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及勒兵北上與虜遇於幽州帝部分兵馬候機當戰頡利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懾懼三軍大駭帝謂元吉曰吾既出討固敵是求今胡騎憑陵須與一鬪豈宜安坐示之以怯吾當自率精銳以張國威爾可同行也元吉大懼對曰突厥兵勢若此之強輕脫取敗決無出理太宗曰汝不敢去

宜傍觀得失吾當往為汝出奇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帝又令前騎告突利曰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不對太宗又將前渡溝水頡利見帝輕出及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自

斷當耳於是斂軍稍自引却此後連雨更甚帝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久雨彌時弧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鵲翻我屋宿火食槍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數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於是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

間於突利突利悅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內離頡利  
欲戰不可因而請和帝許之結盟而去九年高祖以帝  
立為皇太子遂即位貞觀一十三年二月辛酉太宗克  
平沙漠以為州府其都督刺史候利發等競遣使來詣  
每元正朝賀則數百千人尋常馳使道路不絕老幼不  
憚遐遠悉手持方貢是月引見諸蕃使人太宗謂羣臣  
曰漢武窮兵朔漠垂三十餘載中國空虛所獲無幾比  
於今時故無等級朕之功業大小竹帛豈能盡載中書

侍郎崔仁師曰古者書史所載多為虛詞豈如今日事  
皆實錄聖道之大故無得而稱豈縑素所能盡太宗曰  
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辯歸國去危就安邊夷  
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髮之地盡為齊人古昔以來書史  
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謂勤勞

高宗乾封元年十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  
行軍大總管裨將郭待封等以征高麗二年二月勣  
度遼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守城中窘迫數

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遣太元兄男產將  
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出降請便入朝勣以禮延接男  
建猶閉門固守總章元年九月勣又移營於平壤城男  
建頻遣兵出戰皆大敗男建下捉兵總管僧信誠密遣  
人詣軍門許開城門為內應經五日信誠果開門勣縱  
兵入登城鼓譟燒城門樓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  
死十一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京師獻  
俘於含元宮詔以高藏政不繇已授司平太常伯男產



先降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以鄉導有功授  
右衛大將軍封卞國公特進如故高麗國舊分為五部  
有城百七十六戶六十九萬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  
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  
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仍遣  
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總兵鎮之

冊府元龜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功業

唐玄宗初封臨淄王出為潞州別駕中宗景龍四年來朝六月溫王即位改為唐隆元年韋后臨朝稱制韋溫宗楚客武延秀紀處訥趙履溫韋播高嵩韋擢韋挺葉靜能韋涉韋建楊均王哲等潛謀作亂將害相王及少

帝持韋氏妖讖以革命為意扇惑姦邪欲令勸進臺閣  
要司門闕中禁及左右屯兵皆布韋氏子弟帝謂所親  
曰諸呂之難復起今日宗社之危實若綴旒不早圖之  
必貽後悔因遇前同州朝邑縣尉劉幽求與語甚相得  
會兵部侍郎崔日用又寶昌寺僧普潤密詣藩邸廣申  
籌略其意遂決時京師有王崇暉者為尚衣奉御僮  
任俠輕財縱酒長安少年皆從之游帝乃來求與相見  
遂遇利仁府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總監鍾

紹京言及家國深相款結時帝侍相王在藩邸韋溫宗  
楚客附會安樂公主將圖剪覆設兵潛備內外阻絕幽  
求與嗣宗崇暉廣布腹心畫策於外令東明觀道士馮  
處澄微服詣藩邸通意是月庚子帝遂因處澄微行以  
出與幽求等皆會於鍾紹京私第紹京臨事而變欲閉  
關不出其妻許氏謂紹京曰事緣國家應有神理况同  
謀素定縱不行豈免禍乎宜備臣禮從王之命紹京乃  
出再拜趨謁帝執紹京手而坐遂與幽求紹京麻嗣宗

太平公主第二子薛崇暉尚衣奉御王崇暉太平公主  
府典籤王師虔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鳧道士馮處  
澄僧普潤前商州司馬崔諤之山人劉承祖等建策誅  
之或曰先啓相王帝曰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若事  
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憂怖大人  
乎遂以其日申時率幽求等先至苑中詣總監鍾紹京  
辭宇紹京率丁匠二百餘人以從候夜出苑南門時羽  
林將士等皆次於玄武門外乃遣葛福順李仙鳧領萬

騎先攻玄武門福順拔劍前驅直入羽林營內斬將軍  
韋濬韋播及高嵩梟其首以徇羽林軍士相率來應無  
有拒者時軒轅星落於紫微中王師虔及僧普潤皆素  
曉玄象遂啓帝曰大王今日應天順人誅鋤兇慝上象  
如此亦何憂也遂令福順領左萬騎攻玄武門仙臈領  
右萬騎攻白獸門皆殺其守將斬關而入初帝號令諸  
將曰如斬關得入並會於凌煙閣前即大喊寡人勒兵  
於玄武門候喊聲當入其夜三更福順仙臈等俱會於

凌煙閣前果大喊帝於是率總監兵及羽林兵等齊進於兩儀殿前時梓宮在太極殿殿前有諸衛飛騎萬騎宿衛聞喊聲皆被甲應之皇后韋氏惶惑走入飛騎營中有一飛騎知帝舉兵遂斬首以送時昭容上官氏聞帝至執蠟燭與宮人等來迎安樂公主時於宮中方照鏡畫眉為亂兵斬首以獻於是分兵討捕宮中素與韋氏連結及用事親信者并諸韋在宮中諸門守衛者悉斬之比曉內外皆定乃馳謁相王謝不先啓請罪相王

撫帝泣曰宗社禍難繇汝安之汝不行吾必及禍大功  
既集深契吾心焉用謝也辛丑溫王乃下制曰天未悔  
禍王室多難大行皇帝升遐之際事起倉卒朕以冲眇  
嗣守丕圖銜恤問故遂窮兇黨逆賊馬秦客等潛通宮  
禁敢行鳩毒而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趙履溫常播高  
嵩韋挺葉靜能常建楊均王哲等遂扇太后干朕家事  
凡有處分政繇常氏楚客又妄說妖言務欲勸進連結  
中外將危宗社又頃者王慶之李悅張嘉福前麟遊縣



令杜無二越州長史宋之問潛行表狀請立武承嗣為  
皇太子則天皇后斬慶之一人之問以附託三思獲免  
今之問李忱又託楚客晉卿與將作少將李守質日夜  
潛圖令延秀起事朕之微眇危若綴旒安國相王鎮國  
太平公主朕之親叔親姑同憂共戚楚客常溫等又附  
會安樂公主妄欲剪除相王第三子臨淄郡王隆基家  
國情深君親義切乃與太平公主第二子薛崇暕及總  
監鍾紹京前同州朝邑縣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

宗太平公主府典籤王師虔尚衣奉御王崇暉東明觀  
道士馮處澄寶昌寺僧普潤前商州司馬崔諤之山人  
劉承祖等僉扶人望考以時宜叶契建謀重安李氏兵  
戈不動氛祲廓清瞬息之間還自屠滅朕以山陵未畢  
變故相仍情緒荒迷益深摧憤士庶等代承景化累荷  
國恩今得宗社乂安人祇交泰當同茲感悅各効忠貞  
如更朋黨比周輒生異議朕當加嚴憲必所不容即宜  
宣示令知朕意遂拜帝為殿中監進封平王兼知內外

閑殿檢校隴右郡牧大使仍押左右廂萬騎賜物一千段是月溫王遜位於叔父相王是為睿宗以帝為太子先天元年八月遂即位

肅宗初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陷潼關玄宗幸蜀發馬鬼於是百姓緇黃者者號泣於路奉御馬而言曰逆胡亂常凌逼城闕遂令鑿輿遷幸臣祖父生於中華請率子弟從皇太子為國討賊東收長安遂留帝在後撫慰百姓遣壽王瑁及高力士送內人衣物等

帝初不忍辭上皇涕泣不住帝第三子建寧王及飛龍  
騎李輔國攏帝馬請帝住乃勸帝曰逆寇入城天下潰  
亂若殿下從主上赴巴蜀而賊等追蹤燒絕棧路則二  
京宗廟拱手而付狂賊欲招天下義勇之士而收復長  
安豈可得乎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望殿下絕兒女之愛  
成天下之大計帝遂留令廣平王馳以奏玄宗遂依衆  
請兼言傳位帝讓而不受賊帥追至渭便橋以斷渭水  
初漲又無舟楫帝於水濱號令百姓願從者三千餘人

因而涉度南遇潼關散卒誤以為賊與之戰士多傷敗  
乃收其餘復濟渭而北帝過渭之後左右唯廣平王及  
六軍將士二千人自奉天北上夕次永壽縣老幼悲喜  
遮道獻牛酒至新平郡通夜奔馳三百餘里從者器械  
亡失過半所存之衆不過一旅遂止於郡是月帝至平  
涼郡遂大閱監牧得馬數千萬牛羊十萬餘頭又召募  
得五百餘人數日間未知所適朔方留後度支副使杜  
鴻漸奉牒具陳兵馬招集之勢并錄軍資器械倉儲庫

物之數令判官李拯至平涼謁見帝帝大悅又會河西  
行軍司馬新授御史大夫裴冕詔赴朝廷自河西亦具  
陳事勢勸帝之朔方帝然之七月辛酉至靈武於是裴  
冕杜鴻漸等勸進者五甲子帝即皇帝位於靈州郡城  
南樓改元至德元年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二年  
九月廣平王收西京十月帝遷長安代宗初封廣平王  
天寶末玄宗幸蜀帝侍肅宗北巡時賊陷京城所在多  
虞帝蒙犯荆榛晝夜不離肅宗左右及玄宗遜位稱太

上皇肅宗即皇帝位遂以帝為天下兵馬元帥帝以國

步未康不敢更辭乃建幕府以吏部侍郎蘓震諫議大

夫暢瓘

七罪反

等為副使判官諸道節度郭子儀李光弼

王思禮等咸受節制時朝廷草創兵無一旅肅宗布恩

信收集師徒自靈州建大號移幸涇寧及岐數月間兵

號十萬至德二年九月丁亥帝受命東討統朔方安西

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鼓行而前將行百寮拜送

於朝堂帝答拜既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

車觀者美之帝既撫軍志清寇難見迴紇王子葉護約為兄弟遇之甚厚葉護大喜壬寅大會於京城之西南香積寺之北連亘三十里營伍嚴整啣枚無聲以安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為前軍朔方河西隴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關內行營節度使王思禮為後軍戈鋌輦鼓震山耀野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悉以前軍來逼我師殆亂前軍節度使李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讎決戰取勝三軍之士無了遺矣言



訖乃仗長刀立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  
方整繇是前軍之士皆執長刀如墻而進所向摧靡先  
是賊伏一軍於營東候動則發偵者知之以告帝親率  
迴紇銳卒剪其伏軍遂躡大營背與嗣業合勢表裏夾  
攻自辰及酉斬首六萬餘級賊軍大潰填溝澗而死者  
十七八長安城中賊黨震慄喧囂之聲終夜不止賊黨  
張通儒為賊居守聞忠等大敗遂與麾下并賊偽官萬  
餘人宵遁西京平遲明帝乃整軍容入城城內百姓僧

道老幼遮道歡呼咸曰不圖今日復見國家舊儀帝所  
至宣恩慰撫城內纖毫無犯乃命後軍王思禮屯兵於  
苑以清宮禁親率大軍而東時逆賊安慶緒盡出精銳  
十餘萬使其黨嚴莊張通儒合軍保陝州帝與副元帥  
郭子儀大將李嗣業王思禮等率迴紇南蠻大食等會  
戰於陝西賊軍大敗生擒斬馘十餘萬通儒等遁走慶  
緒聞之竊與其黨自苑北門夜遁奔於河朔東京平帝  
入東京陳兵於天津橋宣恩勞徠士庶歡躍聲震四遠

河南河東諸州為賊所陷者皆歸順十月肅宗還京師  
發使奉迎玄宗至自蜀郡居興慶宮百司文物三宮容  
衛悉復舊儀皆帝之功也

德宗初封奉節郡王代宗寶應元年五月以胡寇史朝  
義尚據東都議出師東征帝為天下兵馬元帥十月領  
河南朔方諸節度迴紇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  
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又為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  
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帝留陝州與朝義戰

於邙山之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生擒四千  
六百降三萬二千人器械不可勝數朝義走投汴州偽  
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賊為范陽  
節度使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  
代宗以帝大勲特拜尚書令元帥如故郭子儀李光弼  
等二十四人並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憲宗元和中諸軍進討淄青李師道擒之斬其首送於  
魏博軍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

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先受偽命分領州郡凡數十時朝廷厭兵遂各因其舊任真授焉及侯希逸為軍人逐出正己又據有齊魯之地既而遞相膠固聯結姻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為常仍皆置其子為副大使身死繼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為其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艱難以後迄於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其擅襲因即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為反側之俗元和初始則誅楊惠琳劉闢李

錡三年來于頔五年擒盧從史張茂昭獻所管易定二  
州舉族歸闕七年田弘正定魏博相衛澶貝六州十二  
年斬吳元濟平蔡申光三州是年斬李師道平鄆曹濮  
淄青齊登萊兗海沂密凡十二州程權歸朝得滄景王  
承宗求削地納德棣弘鎮汴宋亳潁四州二十餘縣是  
歲入朝乞留京師以贖前過於是河南河北合三十一  
州復為王土焉

宣宗大中三年正月丙辰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

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  
歸國六月康季榮又奏收復原州城及石門驛藏木峽  
制勝六磐石峽等六關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  
復蕭關敕於蕭關置武州改安樂州為威州七月三州  
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關下帝御延  
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於時康衢觀者傾都咸  
稱萬歲共賜絹一十五萬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玘奏  
復秦州八月制曰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

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業  
憂勤戒惕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濶天寶末  
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膻不遠京邑事更十  
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每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  
聽其署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在  
苒於是收復無繇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佑左衽輸款  
邊壘連降刷耻建功所謀必克實賴樞衡妙筭將帥雄  
威副玄宗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頓空於內



地斥堠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嗚呼七關要害三州膏腴候館之殘址可尋唐人之遺風盡在追懷往事良使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脩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可改蕭關為武州安樂州為威州仍令殖三州七關之地以廣鹽鹵之利贍濟邊人三鎮將士共賜帛一十五萬匹委度支別據等第指揮五年七月土蕃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

潭以瓜沙伊蕭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  
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十二月沙州置歸義軍以張義  
潮為瓜沙伊等州節度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於魏州閏月平梁鄆州  
梁末帝聞鄆陷大恐七月丁未帝御軍汧河而南戊午  
遣騎將李紹貽直抵梁壘梁軍益恐八月還鄴十月壬  
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甲戌攻中都擒梁將王彥章  
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奪馬千匹丁丑次曹州郡

將出降已夕，遲明前軍至汴城，明宗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將繼至瓚迎帝自梁門入，梁末帝已為其將皇甫麟所弑，函首以獻。二年九月大舉伐蜀，以衛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以樞密使郭崇韜為招討使。十月丙辰，蜀主王衍降，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走九之勢。前代所無，檢蜀之府藏，得步騎兵一十三萬，兵仗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三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

珠玉犀象二萬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軍額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大順中吐渾黠戛斯侵代北陷遮虜軍執我軍使劉胡子時遣大將李存信拒戰不利太祖讓存信曰非蕃部難敵乃公之異懦也吾擇帳下豪俊副公戰必捷矣遂命帝副存信軍再戰果捷存信時為河東蕃漢步騎大將四征討伐畧無虛歲嘗命帝左右其軍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背盟襲破李存信於華縣帝奮命殿戰信宿至洛州諸軍稍集太祖怒存信奪其兵符賞帝殿戰之功乃以帝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天復中梁太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於同澗是時諸道之師畢萃於太原郡縣多陷於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太祖命帝與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繇是引退率偏師追襲復諸郡邑都府復完天佑五年五月莊宗將兵救潞州之圍帝入

夾城大破梁軍即日解圍其功居最七年十二月鎮冀  
節度使王鎔為梁軍所擊營於栢鄉遣使來求援帝時  
掌內衙親軍從莊宗赴援東出贊皇次於趙州命帝與  
史建瑋徑趨栢鄉嘗寇獲賊士詰兵數曰精兵七萬堅  
取鎮州周德威以賊勢雄盛憂之與監軍使張承業謀  
退舍莊宗從其謀退保鄆邑八年正月二日命帝與周  
德威將三千騎致師於栢鄉設伏於村塢間帝率百騎  
直壓賊營韓勅怒悉其軍結陣而來帝與之轉戰所向

靡不克捷以功授代州刺史十年莊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於廣邊軍凡八陣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遂降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於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洛四月梁相州守將張筠遁走乃以帝為相州刺史尋除邢州節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率衆三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命帝與李存審閻保率軍赴援

帝為前鋒距幽州兩舍虜騎當谷口而陣帝與末帝舞  
撾奮擊萬眾披靡挾其酋帥而還虜眾大敗勢如席卷  
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十八年十月從莊  
宗大破梁將戴思遠於戚城斬首二萬級加同平章事  
充蕃漢馬步副總管二十年代李存審為滄州節度使  
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即位加侍中閏月命帝率步騎五  
千人星馳襲梁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九月梁將  
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進渡汶河帝出騎



逆賊至遮坊鎮遇彥章都校任釗等數千騎因與之戰  
生獲任釗田章二百餘人十月癸酉莊宗親御六師至  
鄆州是夜命帝以騎軍為前鋒大將繼進詰朝遇賊軍  
一戰敗之追至中都俄而大圍合城無所備賊潰圍而  
出擊之大破生擒大將王彥章及監軍張漢傑趙廷隱  
等時梁將段凝率大軍屯於澶淵帝言於莊宗曰奇兵  
貴速今破是賊段凝輩必未傳聞縱走人告彼信否之  
間更須三日假使察吾所向便發救軍直路且阻決河

須繇滑州濟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卒辦此去汴程途  
咫尺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  
起河壩友貞為吾俘矣徑取汴州上計也請陛下御軍  
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莊宗嘉之帝即時騎軍前進乙  
亥莊宗發中都已夕遲明帝先至汴州令左右捉生都  
攻封丘門城中震駭倒戈請罪開封尹王瓚開門迎降  
汴州平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鳳翔節度使王景攻收秦鳳

二州六月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  
九月偽秦州觀察判官趙玘以城降十月成州歸順十  
一月收復鳳州初晉末契丹犯關秦州節度使何建以  
秦城階三州入蜀蜀人又收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  
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因而平之四年二月  
幸淮南督諸軍收壽州三月乙丑大陳師旅繇浮橋濟  
淮抵壽州之北庚寅帝躬擐甲胄擁兵攻破紫金山砦擒  
獲甚衆壽州劉仁瞻奉表請降壽州平四月還京十月

復幸淮南十二月泗州濠州並以城歸順是月江南李  
景遣兵驅虜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五年正月  
命將攻海州楚州並拔之天長軍使以城歸順三月丙  
申李景遣其臣偽兵部侍郎陳覺奉表來上且乞畫江  
為界江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  
百七十四以江南內附頒詔於天下六年三月帝幸乾  
寧軍大治舟師以備北伐四月丁酉帝御龍舟率內六  
軍鳴鼓棹順流而北自關之西河路漸溢水不能勝舟

帝捨舟入於瓦橋關偽莫州刺史劉信上表歸順五月  
乙巳朔侍衛軍使李重進已下諸將相帥師而至是日  
偽瀛州刺史高彥輝上表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五縣十  
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是行也王師數萬不發一  
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冊府元龜卷二十